

馨香一瓣

一粒火红的石头

□朱谊深

心向往之
历经腥风血雨的一粒石头
心生意慕之
垒砌赤胆忠心的无数石头

每一次瞻仰
目光的火焰
穿透斑斑的巨石
英雄的女儿
站在历史的山头
昂首眺望远方的未来
振臂高呼
风起云涌

穿行的凝重
在每个不可思议处闪光
“看守所”“军械处”“电台室”
每一处遗址闪现顶天立地的身影
在石缝间,在巨石凹陷处
刻满无往不胜的意志

每一次念切
热泪盈满山涧碎石
“一线天”屏障,如英雄们
铮铮铁骨,护山河无恙
“秘密通道”穿行于历史的信仰
由山间到史册
从山间僻壤到人民心坎

山是活的
石是火热的
透着历史赤红的火焰
满山遍野的杜鹃花
在山间绽放微笑
“燎原星火燃斗志”
“石洞茅寮是吾家”
一路风火铸就的豪迈激情
从乌山,从每粒滚烫石头
走向中华大地
走向民族崛起

房子越住越拥挤的感觉,具体表现就是新买回来的衣服越来越无处安放。衣柜已被塞满;新买回来的鞋子,根本没地方放,只能摆放在地板上。抽屉也塞满了东西,有的甚至不知从何来、做何用。于是决定,对家居环境来一场“断舍离”。

先是衣柜,把旧衣搬出来做个分类,三年没穿过的,就把它视为已不再珍爱,打包放进衣物回收箱;款式还好、品质也好的却因身材原因已穿不下的,能送人的送人,没人要的打包放进衣物回收箱;鞋子好办,旧的、款式过时的直接放垃圾箱。整理抽屉,那可是件细活,不同的物品分类放好,有用的东西归类

人生况味

心之所想 皆是过往

□蔡小燕

收好,没用的东西直接扔掉,整理过程还收获许多回忆。一件小玩偶,那是去哪旅游时带回的,一张旅游示意图,勾起许多游玩的细节,甚至还有手写的书信、明信片,珍贵,看了让人莞尔……一番折腾后,原本已处于饱和状态的衣柜、鞋柜、抽屉又装下了许多东西,再加上年底大扫除,家里窗明几净,一下子感觉旧房有了新气象,欣欣然中又生出把旧家打扮一番的好心情来。

生活中似这都需要“断舍离”的事还有很多。我们都是具有七情六欲的普通人,活在这俗世里,心灵、情感难免惹尘埃,因此心灵、情感也要定期“断舍离”。相对来说给家居环境“断舍离”容易许多,它需要的更多是勤劳,而给心灵或情感“断舍离”就艰难许多,它需要的是智慧和勇气。

女友大龄未婚,在我们几个闺蜜相聚时,总叮嘱把孩子带上,全程由她负责,看她看孩子时眼里流露出的亮光,我们能感受到她内心母爱泛滥。前几年,我们会劝她赶紧从那段沼泽感情里抽身出来,但现在我们视而不见选择忽略,根铁不成钢地任她在那段感情里从妙龄少女熬成资深美人。一段并不值得她付出一生的感情,对方有家有女有事业,根本给不了她婚姻,两人在一起十年,中间哭过、闹过、分开过,但总在一段时间后又离奇地合好。身为局外人,我们都看得很清楚这样的感情需要“断舍离”,但女友却把它当成续命的氧气,死心塌地舍不得放下、离开。

也是,活在这俗世,谁都有断不了、舍不掉、离不开的人、

车子从长乐乡高速出口驶出后直接进入葵山村。宽阔的大路两侧树影婆娑,一栋栋三四层高的自建小楼矗立在绿意盎然的马路边上。冬日的暖阳灿灿地照耀在房前屋后,村里的阿妈阿婆们将青菜拿到门口的太阳底下漂洗,小孩子们在门口晒着太阳玩游戏,一片安逸祥和的景象。在静好岁月的模样下,是否还有人记得,这是一座有着光辉革命历史的老区村?

长乐乡地处亚热带,温和的气候下盛产大米、小麦,勤劳的村民利用自身优势,制作出一种香气四溢、具有地方特色的米粉,一代一代传承下来,醇厚的米浆味道常年在村庄里缭绕。在那个物资较为匮乏的时代,人们白天下地干活之前,就先将大米浸泡在水里,晚上收工回来吃完晚饭,就开始制作米粉。葵山米粉用熟浆制作,容易消化吸收。因为是纯手工制作,工序较为繁琐。人们先用大锅蒸煮大米,再用手工压条拉丝后放到

传承红色基因

寻味葵山米粉

□江惠春

架子上蒸煮。最常见的蒸煮工具是大且圆的白铁锅盖,下有好几层高的木架子,须两三个较为粗壮的人一起合力抬放,轮流摇动大齿轮,在齿轮的滚动中,熟浆米粉就随着齿轮的转动从机器里转出来。接下来就开始晒米粉,人们将一团团成丝的米粉平摊在竹席上晒干。冬日阳光灿烂的日子,便是制作米粉的最佳时机。联三村和葵山村,虽然有了电动压条机器,但为了品质,人们还是坚持手工制作。

说起葵山米粉,它还有一段红色的历史颇有渊源。“八闽第一枪”打响后,长乐成为闽粤边著名革命根据地。上个世纪30年代,在那革命斗争最艰苦的时刻,革命者张鼎丞因伤留在葵山村林姓村民家中秘密养伤。当地村民对他非常尊敬。村民家的条件都比较艰苦,村民每天都会优先为张鼎丞准备三餐,自家种的红薯、芋头等都是常备之食,有时还特意煮着花糕煮米粉。张鼎丞在

村民们的精心照顾下逐渐康复,重返部队继续作战。当时米粉可是稀罕之物,只有贵客来了才会拿出来招待。因米粉易储存方便携带,每遇上革命队伍路过,葵山的百姓总是把家中珍藏的米粉拿出来赠送。米粉成为当时最珍贵的红色干粮。

如今,行走葵山村,依然能闻到那阵阵的米粉香。村里都盖起砖瓦房,散养的鸡鸭在门口啄食,村道上的三角梅迎着寒风绽放,给冬日里的村落增添了一抹彩色的暖色。瓦墙边上,一条条村民自家种的芥菜晾晒在太阳底下。村民收割完芥菜用清澈的河水洗净后开始晾晒,乡村的温度低,被霜冻过的芥菜特别软甜好吃。恰逢午饭之际,在村民家里,一位阿妈刚在煮米粉,阿妈热情地招呼我们吃上一碗米粉再回去。站在灶台边上,有一股米的清香味在空气中飘浮。阿妈用稍热的水浸泡下米粉,让其软化后捞出晾干。葵山米粉细嫩

吾乡吾土

写意大矾山

□黄水成

庚子岁末,在灵通山东麓,看到前方有座山浮出水面一般,高高地矗立在天地间,凛凛然,像张满弦的风帆,直朝我们驶来,顿时大为错愕。同行的山梁兄说,那是大矾山!心里一惊,大矾山远在南胜,且不说与灵通五六百公里的车程,即便两山直线也在三十里开外。此时,大矾山近似在眼前,顿疑为幻象。

我对大矾山并不陌生,却未曾领略它的雄姿。初春恰逢雨日,约了三五文友,带上几位寒假大学生,直奔大矾山而去。当初瞬间的对视,成了此时的约定。

车到山腰上的梵净寺停下,我们顺着袖园小径走入林中,这是一条“之”字形羊肠小道,没有护栏,没有石阶,一路蜿蜒盘旋。山里人常以“一坎到肚脐,两坎到目眉”来形容山路之陡峭,用它来形容眼前这段山路尤为贴切。在这又陡又滑的山坡上行走,感觉人和地面构成尖窄的锐角越来越小,每一步都需放低重心,猫着腰,还要当心脚下踩虚打滑,几近攀岩。攀登刚拉开序幕,大矾山便毫不客气地给我们一个下马威。

大约过了半个多钟头,身体和地面逐渐回到垂直状态,紧张的肌肉逐渐松弛下来。虽然脚底多是起伏的岩石,但地势相对平缓,再往前一小段,竟然迎来一段平地,终于登上大矾山脚下的第一座小山峰。喘口气,补点水,从容地打量一下四周的风景。

沿着山脊线蜿蜒而上,又绕过一段弧形山丘,就到了主峰山脚下。就像起伏的乐章,眼前山势再次陡然抬升,草木逐渐稀疏,脚下沙砾越来越多,这里很像西北高原或荒漠,虽然植被完好,但难掩其沙砾化的脆弱生态。随处可见裸露的岩石横亘在路旁,嶙峋峻峭,每块岩石都个性鲜明。

在山崖灌木丛中穿梭,猛一抬头,被一头“巨狮”拦住去路。原来是从山体长出来的一整块巨大岩石,当地人称“狮子峰”。浅褐色中还透着微绿色,岩表风化得坑坑洼洼,看上去十分粗犷,带着野

性。这远古洪荒留下的杰作,就像一幅油画。从不同方位欣赏狮子峰,都能领略到不同的风景。从远处观赏,它像一朵浪花;从山顶到狮子峰连起来看,更像一枚巨大的“如意”,斜斜地搁在山冈上……谁能相信眼前这凹凸不平的大岩石,竟会成为天地间最写意的风景?其实,大矾山上的无数风景,都等待你去发现。

从狮子峰往山顶越发险峻。到处是凸起的石壁,感觉一直在岩石间穿梭。我们就像一只攀附的蜗牛,在峭壁上缓慢移动。不知又走了多少个峰回路转的“之”字形路,好不容易才在正午时分登上山顶。峰顶是一小块平地,除了西北面,其他三面都是几近垂直的山崖。

自古以来,大矾山就像当地的神山一般,被世世代代的南胜人乃至平和人深深仰望。没有文人墨客留下足迹;没有神秘的传说……这里的一景一物,都是未加修饰的,原始而神秘,狂野而惊悚。翻越大矾山就成了一种挑战,一种自我超越,眼下,有不少驴友前来攀登、探险。

此时,上空飘来一只苍鹰,傲然盘旋在群山之巅。我的眼睛随着它那没过天际的身影,掠过辽阔群山,心头舒展。从顶峰回望,四周山峰环绕。大矾山过去叫九牙山,是否因这犬牙交错的山峰而得名也未可知。除了眼前主峰,其余诸峰都呈穹状,几百米深的崖壁令人望而生畏。想必我在灵通望见的,就是眼前这高挺陡峭,它们挺拔的身躯越过了迤迤群山。

山顶峰峦如簇,底下却是断裂带一样的峡谷地貌。绿荫掩映中的大矾山露出真面目,它是一座高高擎起的巨石,是从大地深处涌起的丰碑。大矾山和周边群山不同,没有狰狞的身躯,而且至今仍在瘦身。山上的岩石不断风化、脱落,它拒绝赘累,它掉落多余的尘土,除了岩石还是岩石。方圆百里,它孤峰突起,筋骨毕露,傲视穹苍,直到地老天荒。

七色花

电动车上的幸福时光

□曾丽芬

女儿上小学一年级时,我特意买了一辆崭新的电动车,美其名曰“女儿的专车”。时间从指缝间悄悄溜走,一转眼,女儿就上七年级了。

家离学校较近,我就让女儿自己走路上学。有一天,女儿突然深情地对我说:“妈妈,我好想念读小学时光,有专车接送。能不能再让我感受一下坐在您电动车身后的惬意?”我何尝不是也有如此感慨?往事点点滴滴浮现在眼前。说实话,我也很享受载女儿的幸福时光!

记得女儿刚上一年级时,她坐在我的电动车和我一起上下班,她感到特别幸福与骄傲!因为她可以和妈妈一起进入校园,同时听到学生们一声声清脆悦耳的“老师好”。从家到学校,一路上都是店铺,女儿每天都乐此不疲地读着店铺上的招牌,“都市丽人”“康佰家药店”“常常满五香”……妈妈我们来比赛看谁店名读得多,我欣然答应。有时我故意佯装不会读,她就得意洋洋地脱口而出。有时我特意绕不同的路,车子骑得很慢,让她再多读几家店名。那时的她总是神气而严肃地对我说:“妈妈,您有空要多读书了,经常输给我,您怎么当语文老师呀?”我在心里暗暗高兴,没有这样做,怎么激发你的学习热情呢?我是乐意,故意输给你的,我亲爱的宝贝女儿。

在电动车上除了读沿路的店名,女儿有时还乐滋滋地和我分享班里有意思或高兴的事情。比如,音乐课上,老师让同学们模仿各种动物的叫声,有的同学还配上动作,模仿得惟妙惟肖,逗得大

家哈哈大笑,接着同学们一边唱歌一边跳舞,多么快乐;语文课上,她的生字写得很漂亮,被老师奖励了一朵小红花,还贴在班级的学习园地呢……

聊家常也别有一番滋味。有时候女儿提议玩“猜一猜”游戏。轮到她出题时,我故作神秘地说:“宝贝,你知道为什么班里的萌萌长得那么高吗?”“因为她爸爸妈妈长得高。”女儿理直气壮地回答。“不对,她是不挑食,水果蔬菜肉汤营养均衡,同时也爱运动。”“妈妈,那我以后不挑食,要悄悄地吃,悄悄地锻炼,才能悄悄地长高。让大家大吃一惊,我们这招叫作出其不意。”“哈哈,说得真好!”女儿兴致勃勃地说:“妈妈,中午奶奶会炒什么菜煮什么汤呢?”“应该有你喜欢吃的虾仁、空心菜或者黄翅鱼吧?”聊着聊着,仿佛闻到了阵阵饭菜的香味。不知不觉,就到家了。

海阔天空地闲聊也很惬意。“妈妈,您喜欢星期几啊?”我不假思索地回答:“我喜欢星期六和星期天。你呢?”她一本正经地说:“我喜欢星期一和星期四。”为什么?因为星期一有升旗仪式,星期四有每周之歌。多可爱的孩子啊!我为自己的回答感到羞愧。“妈妈,您讨厌什么呢?”我皱起眉头答道:“我讨厌下雨天,上下班多麻烦呀!”女儿却满面笑容地说:“我喜欢下雨天,躲在妈妈的雨衣下,听着雨点在雨衣上跳动的声音,多美妙啊!”我的心微微一颤,儿童感受事物的心情和我们成年人完全不一样,他们是那么纯真,那么可爱,需要我们多多呵护与陪伴!

也许,我们每个人,在某个瞬间都会害怕老去。

不久前的一个周末,几个同学邀老师一同出游。时光似水,仿佛只是一眨眼功夫,转眼间我们已从学校毕业二十多年了。当初豆蔻年华的我们,如今均已年近半百。不知是谁,最先谈论到关于老去的话题。老师说,不久前,她陪着她年过七旬的父母一起去福州,看望她父母的情状,让她不得不对老年生活产生很多思考,并生出一系列的复杂的情绪。老师停了一会儿,用有些无奈的语气继续说:居住在省城的这对伉俪都是近百岁的老人,只生养了一个儿子,儿子是挺优秀的,但定居海外。前些年,每年回来一趟看望双亲,现在将近两年没有回国了。目前,两位老人的生活只能靠请来的保姆照顾。关键是这保姆是一位72岁的老太太,好在身体还算硬朗,每天买菜、做饭,悉心照顾着同样白发苍苍的他们。

随感录

当垂垂老矣

□苏水梅

听完这个细节,不禁唏嘘。忽想起,有位友人曾表述过的那个观点:家常饭,粗布衣,知冷知热结发妻。“结发为夫妻,恩爱两不疑”,少年夫妻老来伴,相伴一生的夫妻到老才最重要。也许年轻时时会吵会闹,等到老了,病了,陪在你身边的永远都是老伴。年轻时,我们太想要肯定和认同,以至于对自己近乎苛刻。总觉得还有些事情可以完成得更好,总觉得有些遗憾还未填补,总觉得别人的看法很重要,于是被人群裹挟着越走越远。而每每当家做一个概念一样浮现于我们的记忆之上时,它的颜色总是深沉的,心底总会涌起五味杂陈的滋味。

老师说,人到老年依然要保持快乐的心态。跟三五好友,喝茶下棋,陪知己老伴,买菜做饭;周末看看过去的老剧,回忆回忆过去的点点滴滴;想想现在的新电影,买张票买桶爆米花去放松一下。养一盆君子兰,种一棵石榴树,养一条小狗,喂一盆金鱼。每天浇浇水,剪剪枝,喂喂食,就这样自得其乐。同学问,老了,还可以做什么?春天看繁花满园,回忆幼年的天真烂漫;夏天看窗外暴雨,思考青年的激情澎湃;秋天看成熟的瓜果,邀来朋友品尝;冬天看依然青翠的松柏,抱着可爱的小孙子,跟他讨论雪花有几瓣。

是的,终有一日,我们会垂垂老矣;也许需要时时拄着拐杖,头发白了,牙齿掉了,老眼昏花……我们会坐在角落里,无限怀念拥有挺拔身姿时,能迈着轻盈的步伐,并时时刻刻想要甩下衰老的标记的某些时光。

耗去的生命堆积成了年纪。随着年龄的增长,时间注定会在脸上刻下深深的痕迹。从而立、不惑、知天命、耳顺、古来稀,乃至活到耄耋之年,时间隐在生命的某些地方,逐渐换来一副坦然自得的神情,成熟了,也安详了。

又一个周末,在闽南水乡散步,遇见一位上了年纪老者站在水边吹箫,曲子很婉转,很缓慢,他的近旁桃花朵朵开,碧波荡漾,很美。

老不老心里的事,一把年纪未必就是垂垂老矣,一个人要想生活得好,在于还有没有爱的能力,能否搅动世界的各种美好。



畅游古城

张伟忠 摄于漳州古城